

百噸假黃金騙了200億，如何瞞天過海？

「金包銅」騙取200億融資的驚天騙局，時隔4年暫時畫上一個句號。

5月28日，湖北省武漢市中院對武漢金鳳珠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鳳珠寶」）及其實控人賈志宏等18名被告進行一審宣判。

武漢中院對賈志宏以合同詐騙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數罪並罰，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珠寶店老闆賈志宏的「金鳳系」，用假黃金打造了一個抵押騙取融資的巨大騙局，多家知名信託、銀行都是其受害者。庭審信息顯示，截至2020年6月，武漢金鳳在庫假黃金共計105.77噸，通過假黃金質押擔保等方案，先後騙取15家金融機構或單位財務共計253.45億元。

騙了超200億的黃金造假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發生的？

皇之地發生的？

並不高明的騙局

百噸假黃金騙過機構們的審查，第一個關鍵在於黃金真假的驗證。

中國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資研究院院長王紅英對解讀，在業界，黃金檢測的方法通常是水吊法與質譜儀檢測法，這兩種方法快速且省力。本案的「金包銅」在密度上與真金保持一致，難以被發現，需要進行更精密的檢測。

「現在越來越多的第三方檢測機構採用『再熔法』，把黃金二次熔煉後進行檢測，最後再重鑄整形。此方法準確但費時費力，且可能會造成部分黃金的損耗，百噸量級的黃金全部如此檢測是不現實的。」王紅英說道。

黃金檢驗的麻煩與困難，讓造假變得難以察覺。只是，送檢過程又如何瞞天過海？

畢竟這批假黃金走完了全部正規過場：入庫抽檢結果為真、現場全程視頻錄像、發票稅單和金條編號一一對應、防調包採取靜態質押，諸多環節都經過多方見證。

5月28日的一審庭審，首次披露了案件的部分細節。百億騙局背後，是全流程、全方位的精準配合。

據澎湃新聞，本次庭審案件細節顯示，從假黃金入庫，到熔煉抽檢環節真假黃金的掉包、錄像環節的控制，再到假黃金編號的刻印、質檢環節虛假報告的出具、後續保管登記環節的處理……動輒千萬的利益誘惑下，質押借款方、銀行、信託及保險公司均有工作人員涉案，造假滲透到每個流程。

當然，能讓金融機構們信服的最後一個關鍵，是賈志宏打包票的「雙重保險」。

公開報道顯示，2015年開始，金鳳珠寶以「黃金質押+保單增信」的模式融資。簡單說，金鳳珠寶以等值的黃金作為質押物，彼時價值超300億元的黃金只融資200多億。黃金還有保險，一旦有損或失值，保險公司就可以對黃金減值進行賠付。

「保單增信模式雖然降低了金融機構的風險，但缺點之一在於，金融機構對質押方和保險公司的依賴性增加，若保險公司出現問題，可能影響整個質押鏈條的穩定性。」廣州同信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職業黃金投資分析師呂超告訴。

保險公司作為第三方，同樣有賈志宏的「暗線」。原中國人保武漢市東西湖支公司總經理鄒某春，正是賈志宏的妹夫。鄒某春明知武漢金鳳用假黃金質押擔保，仍同意繼續為該單位辦理附有特別條款的財產險承保

手續，促使其順利騙取貸款。

直至2019年下半年，金鳳珠寶的多個信託計劃出現逾期。2020年5月例行的開箱檢測，遭到賈志宏的激烈反對。後續東莞信託、民生信託、恆豐銀行等機構發現，金鳳珠寶提供的是「金包銅」。

當受害的金融機構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時，人保財險武漢市分公司表示其承保的是財產基本險，只有在以下四種情況下——火災；爆炸；雷擊；飛行物體及其他空中運行物體墜落，黃金發生損壞、不足值才需要賠付。在天津信託訴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中，天津信託訴向法院提交的保單《特別約定清單》明確約定「如果質量和重量不符合保單及本特別約定清單約定，即視同發生保險事故。由保險人對受益人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但《特別約定清單》中關於黃金質量和重量的條款未公開。

玩轉資本的珠寶店老闆

那麼賈志宏又將巨額資金花在了哪裡？

梳理其資本版圖，天眼查App顯示，巔峰時期賈志宏擁有171家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其資本版圖曾遍及氫能源汽車、投資管理、房地產、商貿、生物技術、互聯網、電纜甚至醫院，其中又以黃金首飾業務為核心。

其中的重頭戲，是A股上市公司襄陽軸承。

2018年，金鳳珠寶母公司武漢金鳳以69.98億元獲得三環集團有限公司99.97%股份，進而間接持有上市公司襄陽軸承27.93%股份。在這筆近70億元的資金中，有42億元是武漢金鳳「對外融資所得」。

即便是2020年9月就被刑拘，目前賈志宏仍是A股上市公司襄陽軸承的實控人，而三環集團持有襄陽軸承的全部1.28億股股份已悉數被凍結。

一審結果落定當晚，襄陽軸承發佈公告與其撇清關係：公司實際控制人賈志宏未在公司擔任任何職務，上述案件為實控人的個人案件，與公司無關。

諷刺的是，入主襄陽軸承，圓滿了賈志宏的A股夢，卻也開啟他的敗局。

2002年，賈志宏收購了湖北制金廠，以此為基礎創立金鳳珠寶。2006年金鳳珠寶黃金首飾銷售量全國第二，市場佔有率為3.23%。

雖以珠寶店老闆身份聞名，但坊間傳聞賈志宏是炒股發家，公司招股書曾公開承認「股東賈志宏購買設備及原材料的資金來源

為其當時出售股票所得」。

金鳳珠寶2008年在深交所衝擊上市，但受虛增資產評估、頻繁轉股、銷售額激增等問題牽絆，上市夢胎死腹中。賈志宏在2010年選擇繞道美國納斯達克，金鳳珠寶成為中國黃金首飾第一家美股上市企業，不過上市3年股價一度跌去75%。

2018年，武漢三環集團實施國企方案改制，金鳳系看到了登陸A股的機會。但彼時靠自有力量力不從心，2017年末，武漢金鳳集團負債金額達110.16億元，負債率達84.27%。這才有了2018年以來利用假黃金頻繁質押融資的鉅而走險。

錢昆打油詩

黏TT

竹中文鳥黏TT，
親密相擁互梳理。
雙台外圍天陰陰，
無礙文鳥愛一起。



境由心轉

蔡富華書

以字會友

《達圖爾傳》

第二部《奔騰年代》

第40章 DTR與格羅莉 (第2節)

依琳娜和她的DTR行動總是那麼迅速，特別這次又是聘新人搬新家。

十幾天的時間，各個部門的人員就已經到齊了。這些部門和報社以及DTR的一眾公司一起搬進了新辦公樓。DTR大廈樓前的DTR大街寬敞明亮，樓後的花園鬱鬱蔥蔥。樓下的小廣場在巨大的穹頂之下，小廣場中央有一汪方方正正的清潭。所有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簡潔明朗活力四射！

晚上，依琳娜給彼特爾描述著自己的設想，講述著DTR新區落成典禮時總統亞歷克斯和彼特爾應該站在什麼地方，應該邀請什麼人參加。依琳娜告訴彼特爾，她現在已經安排了《經濟週刊》的編輯和經濟專家幫亞歷克斯和彼特爾寫發言稿了，相信那一定是言之有物又不乏激情洋溢的精彩篇章！

「喂喂喂！我說彼特爾，我這說得激情飛揚，你卻好像心不在焉啊！」依琳娜推了身邊的彼特爾一下。

「噢噢，對不起啊，依琳娜。剛才的那個電話讓我有些心煩意亂了。」

「什麼事情呀，嚴重嗎？」依琳娜忙問。

「剛剛，是美國駐菲尼亞海軍基地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他說昨天在菲尼亞東面馬紹爾群島西南洋面一股低氣壓快速形成，並很快將發展成熱帶風暴，隨後將進一步發展成熱帶風暴。這有可能是近50年來或者是有記錄以來最強的颱風，更要命的是這個被命名為「格羅莉」的颱風十有八九會橫穿哈利維雅而過！」

「不對呀！哈利維雅的颱風季節在7月到11月吧，現在不應該刮颱風啊！」

「是啊！我也問了，他說這是什麼厄爾尼諾現象引起的。他讓我務必相信他的專業判斷，他說他們是海軍，對天氣的瞭解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氣象站所能相比的。」

「這一點你應該相信他們，畢竟他們才是真正的專家！」

「哎，我當然相信他們了，現在的問題是我該怎麼做。依琳娜你應該清楚，很多菲尼亞民眾的住房都是簡易的土木結構。那是經不起一場這樣的大風的，特別是還會伴隨著幾天幾夜的強降雨！」

「大概還要幾天颱風就會抵達菲尼亞？」

「看著現在天氣晴朗，快則三天慢則五天，哈利維雅就可能面臨嚴峻的考



驗！」

「彼特爾，那你還不抓緊安排部署！還等什麼？」

「我這不是剛接到電話嘛，安排部署也得讓我先想想怎麼個安排部署法吧！」

「加固維修窮苦人的破房子顯然是沒時間了，關鍵是也沒人能維修得起！」

「是呀！我也在犯愁該如何應對！」彼特爾從床上坐了起來。

「這還有什麼可想的呀！我看你是每天忙著鬥心眼，都忘了干正經事了！現在最關鍵的就是不能死人啊！特別是哈利維雅。你不是已經制定了應對突發事件的預案了嘛！現在就去辦公室，啟動你的預案啊！」說著，依琳娜卡嚓一聲開了燈。

「預案都是些官樣文章，具體的操作才是關鍵！」

「不能那樣說，關鍵是看怎麼執行！你和總統是想為菲尼亞人民做些實事的，是真心實意為菲尼亞人民著想的，這就能把虛的文字變成實實在在的權力。你們的預案寫的很全面，關鍵在執行！你抓住幾個關鍵點在廣播電台反覆強調，一定要反覆強調如果應對不利，主要官員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好！那我們先一起商量一下有哪些關鍵點！」

第一，每隔一小時通過廣播發佈一次颱風最新的運行情況。

第二，要求各級政府組織足夠的人員挨家挨戶的走訪，對管轄區域的民房，倉庫，學校。總之，對所有的建築進行逐一排查。對有問題的房屋進行登記，要求有危險的住戶一定要在颱風來臨之前搬離。

(三四一)

下南洋的鴻漸人

——菲律賓許寰哥家族的故事

施雲琴 編譯

外祖父去了衛生間，裡塔陪著他。孩子們告訴管家，任何時候都要陪著他，即使是去衛生間。弗雷德是外祖父的助手，他對我說，「這樣照顧他，並不是因為他年老體弱，他身體尚可，只是他的孩子們希望我們這樣照顧他。」

梅達玲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雜誌，洛寧與裡塔在衛生間照顧他。「不必麻煩你們，我自己可以的。」他有點抱怨，「你們這樣做，感覺到壓力很大。」

這個時候，外祖父已因哮喘困擾而變得越發虛弱了，但在他80歲時的照片裡，卻絲毫看不出病弱之跡。他的雙頰豐滿，下頷堅硬，雙眼中透露出老人的慈祥。我曾認為他會活得更久一些，即使是在那樣艱難的環境下。但是在1976年8月，整個家族都籠罩在焦慮之中，在馬科斯總統軍管統治下，外祖父的堡壘正在逐漸被摧毀，他建立的公司一個接一個地被侵佔掠奪。

在羅伯特保寧的悼詞中，他這樣寫道：「老何塞許寰哥在兩個領域是菲律賓經濟的開拓者，一方面，他們兄弟與其他的商業夥伴創辦了菲律賓第一家私人銀行菲律賓商業銀行；另一方面，他在中呂宋建立了糖廠，他是第一代成功的菲律賓企業家，打破了西班牙人與美國人對中呂宋制糖工業的壟斷。」

在1975年之前，外祖父就放棄了對菲律賓商業銀行的控制權，這家銀行是1938年許寰哥家幾兄弟與合作夥伴一起創建的。

我的舅舅佩特說，他們脫離菲律賓商業銀行後，於1963年創立第一聯合銀行，但新成立的第一聯合銀行受到菲律賓中央銀行管理條例的嚴格限制。佩特說，第一聯合銀行需要合作夥伴，這樣才能滿足新條例關於貸款資本的要求。但那時很難與其它銀行聯合，「每一次我們找銀行聯合，得到的答案都是『我們先要向中央銀行請示一下。』」佩特舅舅說，中央銀行總是告訴那些有實力的銀行，首先要向總統府請示。然而總統府與中央銀行一直壓住這些請求，導致所有的交易都不能進行。馬科總統利用國家機器卑鄙地壓制競爭對手，所以外祖父不得不將第一聯合銀行賣給了丹丁·許寰寰哥，他是外祖父的堂弟。佩特舅舅談起那時家族經歷的困



難，尤其是家族經營的公交巴士公司，也遭遇到同樣的困境。公交巴士公司隸屬於馬尼拉第一管理集團，1970年代初的大洪水沖毀了中呂宋的道路，公司亟需購進新的巴士。為了購買新的巴士，公交巴士公司向公共服務局申請提高車票價格。日本日野汽車公司答應只要菲律賓國家銀行能為許寰哥家族提供貸款擔保，他們就會出售汽車。但菲律賓公共服務局與菲律賓國家銀行都拒絕了公交巴士公司的請求。更惡劣的是，中央銀行，以各種理由拖欠許寰哥家族建築公司的工程款五千萬比索，即使在中央銀行的工程完工之後他們也拒絕支付欠款。在這樣的壓榨之下，我們的資金收不回來，貸款又不能得到，公交巴士公司與第一管理集團，當時是具有良好發展潛力的企業，最後還是命運不濟，軍管法頒布後，立即被馬科斯政府接管。

1970年代初期，中呂宋遭到特大水災的襲擊，那場大洪水幾乎摧毀了中呂宋。1975年路易斯塔農場從水災中逐漸恢復過來，但卻無法擺脫接踵而來的財政危機。造成農場財政危機的原因除了水災外，還有其它的原因，其中70年代中期蔗糖價格

的下降是重要原因。導致蔗糖價格下降的罪魁禍首是1974年成立的菲律賓國家糖業貿易集團。這個集團不僅規定蔗糖價格，而且還壟斷蔗糖的銷售配額。路易斯塔貿易公司就受到這種政策的影響。貿易公司的副總經理安東尼奧回憶說，「我們這些糖業公司只能分到一定的配額銷售，最初的時候，我們每個月有十萬擔的配額，後年逐年減少，到1984-85年，每個月只剩下一萬五千擔的配額。」

我的外祖父是在1958年買下了路易斯塔農場。

(〇一二)